



浙 江 省 立 圖 書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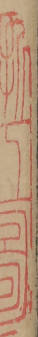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館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
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
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
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
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
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余闕以忠
義爲守故
孤城百戰
無不克捷
及城陷之
日夫死忠

妻死節子
死孝朱景

廉謂其賢

子晉下壺

諒哉

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
 為乃引刃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
 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
 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
 聞疆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
 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
 謂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
 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
 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歿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闕之所感

家被定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
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
戶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
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
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
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
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旣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
之西門外。

浙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
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歎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羣盜四面攻之。太祖與接壤。不加一簇。何也。其時友諒僭大號。據全楚。太祖提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撒屏翰。身受疆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我用。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兵力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已莫能禦。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弔余公詩。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爾。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類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廖永安、愈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馱沙擒樂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

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

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

銳甚

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是○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止屯田三百六十處，山

逃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是野敵三百六十處。山

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

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

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

府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

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

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

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

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

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筭，率兵分二道，一出絳

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
 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
 察罕帖木兒遣大將之才惜用之已晚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
 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
 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
 爲義門俱避山谷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
 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厔

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魁子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

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

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

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

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

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

驅除難耳

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

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

完者死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為所有

立民兵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瑛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立民兵。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

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德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
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

蘇取浙東

羣雄割據

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

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

今金華府

不下。

上命

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

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策咨時務。訪治道。問民

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

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浙

十一月壬子。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

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審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旣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
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上旣撫定
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
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
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
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
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
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
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
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種種靈異，載

紀非誣 太祖自製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在俄頃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哉

巳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上誠

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

陣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

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

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

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

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于

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

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

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大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

二〇字〇寫得真

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知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

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

也。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

肱郡命瑗為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艤艫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

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

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

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

宋和之以
文人是鼓
化處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
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銳
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
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
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嚮往援敗走
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
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好漢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

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蒙餘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

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
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
莫若姑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
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
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
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
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于市
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
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
復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
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
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
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
埃間取之此三人皆勅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
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呼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
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
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
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河痛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太祖稱其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其死也，上慟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墓致奠，後追封郢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為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

守金華馬兒，本姓徐，上養以為子。

按我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得宣州，用道舍，即得嚴州，用保兒，即李得處州，用柴舍，即朱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文忠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浙

七月 上以無為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

兵進攻克之。

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皇明後傳金 卷二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
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通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陳
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
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
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
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聞之。又致書與客，故誤

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聞之。又致書與客。故誤
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
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聞普勝。普勝不之覺。
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
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
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好借手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
州守將叅政石抹宜孫。遺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
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
我師。將士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州兵弱易取。大海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嶺葛渡
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
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
敗之。宜孫戰死。

夫一勅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

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

下不蔽上
不疑泰交
盛象

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

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

○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
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

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

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

○其○真

天下屬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
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
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
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

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妙○在○一○字我當轉之時

不誤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

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

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

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田里著郁

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

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于姑待

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

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卽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

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于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絕人乃以其術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

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

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迎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苟不速降，賊怒射。」

歿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

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即

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虜之。軍

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歸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

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

又陰

天曙之

遇漢潰軍奪舟摔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

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

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

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

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蹤異跡五

倫書功臣錄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興

歎太祖後悼雲死事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

罵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

致祭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入事天時
以類應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
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
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對芥相投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

只是妙于應

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

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

不可... 五口... 深固... 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張士誠同使建康。羣議皆曰：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

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

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

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

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

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

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

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舊嘗事

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

月乎彼已
之分數故
運用如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上曰
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
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
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
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閹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
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
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
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二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

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

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

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

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

得竝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

連叫老康老康可笑無應之者始知闖者之謬即命第五王帥

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葺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上曰

天將雨呼吸通帝座信然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齧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王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

固

按張德勝之死也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

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

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詭

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出偏師。設若衄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繹騷矣。大海。
納言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
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七月。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
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上命鄧愈往鎮

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

拒之。屢殲其衆。遣千戶王時齋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

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

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隘。襄荊襄河洛。而重屯兵

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隘。荆襄河洛。而重屯兵

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

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知

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

○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

汭。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

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勲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

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

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安慶為長
江上流頗
難攻取今
復失之伯
仲何所逃
罪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

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

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

設官以掌之○巳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

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是國之謀
時並舉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

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是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友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卽率師由靈溪以進。

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

書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多克復一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發兵圍之，治攻具，詔道並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孫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上親征陳友諒。先是，官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

殞我名將，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

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

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謀○今九江府。○友諒僞都傾其巢穴。○上從之。○

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

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眾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悟。許之。

侯讀此書
誠心實意

湧溢毫端
有不待辭

之罪而歸
順之心始

決者

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

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云。福。在。福。落。落。一。笑。辨。并。合。洞。見。肺。

決者

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擬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

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上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更妙不容髮。足下當早

淵淵重明

是月卷言錄

卷二

三

爲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
康。○僞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
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
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僞漢叅政
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僞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
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己未、命平章吳宏
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
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
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好神察其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
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取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誥降、愈留克明軍

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請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偽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真雲龍風
集之會

皇朝通志卷二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
 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
 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州陳龍、
 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
 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
 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
 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
真而妙
 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
 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
 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

龍放網
愉快可知

權貴以擾害百姓、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
中書叅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
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政胡大海李
文忠聞卽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
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
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
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
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
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

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非吾族類
其心必異
原宜防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訢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友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審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緹城走嚴州告變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緣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等復來降

豫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等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濟聞難，引兵奔討。太祖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旣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脇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

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嫫人哀慟如喪父母。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祭於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

為國之心
死不二
之至也

助者。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

處諸全軍馬諸全即○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

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

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口八貴處置聲張榜於賊境邵榮未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

兼客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接。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

圖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給請察罕行營。遂爲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

近莫不驚愕。

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開

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懼惟一察罕聞難遠

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聞

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擴廓既

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

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

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

遂拔其城執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

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

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

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

窘

大有父風

草雄旋滅
朽摧腐
落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碎

孰○能○害○之

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

遂為宋國典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

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嚴守將孫本立大都

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旣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旣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上謂其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叅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館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圖

屯田

二月，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彊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趙克國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其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

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走地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劉福通死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眾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

疑之不必遣

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

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

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

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

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

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

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為

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

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

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

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

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

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偽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

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

國而來，自為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

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

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

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

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

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偽將金指揮操戈直

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既視將署

便差

神臂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書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其腰簪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鷲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格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

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詣

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

至暮不至友諒縛拾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

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只夜

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

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

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

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

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

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張子明一
千戶耳談
兵勢而虜
情了了被
賊執而大
節不移真

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友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

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

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

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

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

邊奮前，欲犯。上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

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邊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

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

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顧本

建康明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艦

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鈺。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建康明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

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

退縮。上不擇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隊長而

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

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

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

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偽

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

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

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

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為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

遂踪斷黃漢河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爲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

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

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

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

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

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

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

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

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

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

陳友諒死

後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

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上

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

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

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

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

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惟聖人不
自諱其失

者雖多。惟友諒勢疆大。稱巨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

者雖多，惟友諒勢彊大，稱巨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

高岱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太祖並驅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為可慮。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獯豸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躓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口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眩於先後之機。我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讐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乘，則擁眾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援一太平，遽稱大號。至於受命之禮，於草莽行之，而安慶南

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視我太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太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圖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以東吳之乘虛為慮耳但英雄駕馭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聖心士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力所能禦哉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勇之紀信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其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

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謀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

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

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

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

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

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

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

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辭。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

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
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饑之、因閉顛、
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上幸寺、顛伏、
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顛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
桶、旣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
正容、搔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
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
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
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旣起、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

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旣起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
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之與衆偕
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
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
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上方伐友

諒未還士誠脇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
曰吳第士信稱丞相卽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
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皇明從信錄卷二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丙午。閱武於雞籠山。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書

登錄號：001864

一九五九年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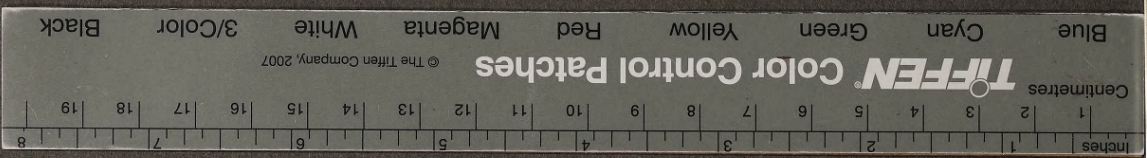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4864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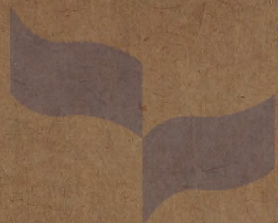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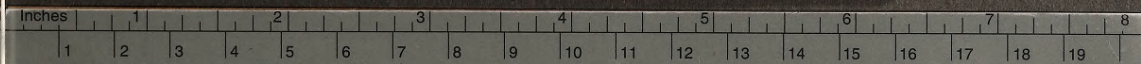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